

六家文選

大梁入... 卷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後晉館直學士...

...

...

...

...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刺史王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

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向曰王襄為益州刺史奏褒有逸才宣帝乃徵之既至帝令作此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良曰荷負也旃毳也被服也純

絲繒帛也言夷狄負氊服毛者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應劭曰不知純絲之密也璜以為純絲

羹藜含糗

去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翰曰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

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服虔曰哈音含糗乾食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

之中長於蓬茨之下銑曰蓬茨草所以覆屋者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

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無有游觀廣覽之

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

雖然敢不略陳其善本無其字愚心而抒情素濟曰王襄奏襄有逸

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旨謂宣帝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而抒情素也塞充抒申也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

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

已正統而已翰曰則為此頌之記也上為謙辭此立文首也

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

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服虔曰恭敬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天賢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廣矣趨進舍退普廣也器用利則用

力少而就效衆濟曰亦如賢人於國則不費人力故工人

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苦骨切翰曰工人匠人也矻矻勤作

也亦如國之用愚人如淳曰矻矻健作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善本作璞字清

水淬子其鋒越砥斂其鐔良曰巧冶善鑄劍人也干將劍名樸劍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熱

漬於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鐔亦刃也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甌治甌治即巧治也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

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甌治願請此二人為鐵劍

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淬作刀鑿也淬子妹切鑿工練切說文

云鐔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斷蛟龍陸

剽犀革忽若慧泥畫善本作盡字塗銑曰剽斬也犀獸名革皮也慧帚也泥灑地

也塗泥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帚掃泥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也善曰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剽截也漢書音義曰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泥灑之處也篲音遂善曰塗路也如此

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茂

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翰曰離婁古之明目人也

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

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歧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

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庸人之御駑馬

亦傷吻敝策善本作而不進於行旬月喘膚汗人極

馬倦向曰御駕也駑劣馬也吻口敝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旬月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

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及至駕齧膝駢乘去且銑曰齧

刑法國既亂矣身亦危矣良馬名也駢亦駕也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且皆良馬名也駕則且至故以為名王良執靶

韓哀附輿銑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輿車也張晏曰王良郵無郵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

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騫忽如景靡良曰靡沒也言

上良馬良御縱騁奔馳忽如日景之疾沒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濟曰越過蹶疾也言過都

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犇電逐遺風翰曰電風皆謂疾也善曰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向曰八極也遼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故服絺綌之

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

寒之悽愴善本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翰曰絺綌葛也鬱燠

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悽愴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善曰論語曰當暑績絺綌給孔賢人君子亦聖王

之所以易海內善本有是以嘔喻喻受之開寬

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向曰易謂海內易理銑

臣也延接也應劭曰嘔喻和悅貌一侯切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

臣也延接也應劭曰嘔喻和悅貌一侯切

臣也延接也應劭曰嘔喻和悅貌一侯切

臣也延接也應劭曰嘔喻和悅貌一侯切

臣也延接也應劭曰嘔喻和悅貌一侯切

求士者必樹伯迹良曰為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仁惠之策故賢臣歸之釋人求士必樹霸

王之迹也索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善本作空

之隆濟曰周公一食三吐餐一沐三握髮以禮賢士故能致太平

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齊

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將見公必夙興設庭燎

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以為盟主

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

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

足以及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

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

士相選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由此

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

銑曰逸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臣亦助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

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苦誠則上不然其信向曰揆度悃至也

詰曰悃誠信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良曰賢臣不見信用

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效而為邪臣讒疾已遭斥逐又非其過是故伊尹勤於鼎俎

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鬻子飯牛離此患

也濟曰伊尹未遇湯為桀庖廚之人勤勞於調鼎俎以具其膳

太公未遇文王而困於屠牛鼓動其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

之秦以五段皮贖之穆公用以為相鬻賣也齊威未逢桓公而於

齊門飯牛此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也離猶罹也善曰魯連子

曰伊尹負鼎佩刀以于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燎子曰太公屠牛朝

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于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孟子萬章問曰或

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齊威飯牛呂氏春秋曰齊威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

夜至闕門齊威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曰歌者

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鄒子說梁王曰齊威扣轅而歌桓公任之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

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良曰聚其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

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琴子建門子擊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伯牙善鼓琴者逢門子善射者號鍾琴名烏號弓名也曹灼曰濂音迭逸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鍾璜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今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鐘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弄鐘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孤父以其道傳弄弄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鬚龍鬚拔隨隨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鬚號故名其弓曰烏號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歡

然交欣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

魚縱大壑

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

令不行

萬祥必臻

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

場

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

萬年

必偃仰屈申 若彭祖 嘯 呼吸如喬

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信風吹鴻毛

濟曰胡曷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

良曰化滂四方被于無窮而遠方蠻夷

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徧盡視聽已聰明矣殫盡也

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游

善曰為君之道與太

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

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

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

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

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大道壽考無疆永永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

之壽喬松千年之仙而已眇然絕於俗離於人世哉言不足尚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寺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言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向曰濟濟盛也

多士衆賢也寧安也言此衆賢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

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銑曰趙充國為將屢有大功畫形於未央宮成帝時以西羌有寇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雄為

充國圖畫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能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倡狂背叛侵於西疆也戎大也先零羌名也善曰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敕我六師

號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

討是震 既臨其域喻以威德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既臨其域喻以威德

功謂之弗克 有守矜

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罕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善曰漢書曰充國屯田之便不如擊之論語識曰重耳反譎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善曰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善曰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音剛濟曰料計靡無亢拒也言計其前敵制度勝否其兵威深謀不可拒

當也善曰制勝已見張景陽雜詩

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

鬼方賓服罔有不

庭

向曰鬼方謂遠方也罔無也言無有不臣伏於帝庭也善曰毛詩曰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

功乃列于雅

銑曰宣謂周宣王也方謂周卿士方叔也虎召穆召虎式辟四方美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善曰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又大雅曰江漢之游主命劬虎

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栢栢亦紹厥緒

善本後字稍至陵邊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赳赳栢栢武負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以紹周宣之臣也善曰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栢栢

出師頌一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

史孝山

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岑字孝山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騭

封上蔡侯京部叛羌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館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近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出征西羌之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

向曰茫茫廣大貌祚福也

北基開業人神

攸讚

善本作贊銑曰攸始也攸所也

五曜宵

善本作霄

映素靈夜歎

濟口五曜五星

也宵夜也漢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初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於驪山夜行澤中遇一大蛇於路拔劍斬之後人至蛇所者見有一

又見之口二六

老嫗哭之人問其故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為赤帝子所殺也白帝則秦也赤帝則高祖也故曰素靈夜歎歎則哭也 **皇**

運來授萬寶增煥 善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取天下也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帝凡十二帝為王善本有此二句

西零不順東夷 善曰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向曰

溝逆 濟曰西零西羌也蓮作也善曰西零即先零也

栢栢上將寔天所 鄧騭也授謂天子授與之也雄戟兵器也善曰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

啓 栢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下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允文允武明詩悅禮 良曰允信也善曰毛詩曰允文

憲章百揆為世作指 善本從木向曰揆度指則而敦詩書

昔在盟 善本作孟字

津惟師尚父 善曰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

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翰曰素旄旗類太公執之一麾軍士而破紂軍天下以定善曰齊子曰

蒼生更始胡風變楚 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旄以麾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向曰獫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亡國

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 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

窮域 善本作城字

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斂 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有論

功銘鼎鉉 音玄協韻鉉曰言太公薄伐詩人尚以為艱難而况鼎鉉鼎杜也乃著述人通言之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有論

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勤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

向曰武王伐紂次盟津太公為師盟津河也尚父太公也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

善本律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便利下人去紂暴虐之理也朔北也楚南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於南楚也言王風廣也善曰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向曰獫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亡國

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 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

窮域 善本作城字

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斂 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有論

功銘鼎鉉 音玄協韻鉉曰言太公薄伐詩人尚以為艱難而况鼎鉉鼎杜也乃著述人通言之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有論

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勤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

鉉 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向曰我出謂鄧騭出也我師謂天子之軍也西疆西戎也善曰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

渭陽翰曰天子餞送鄧騭也伯長也鄧騭安帝長舅也詩云送我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善曰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介珪既削列壤酬勲向曰介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削剖也勲功也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 今我將軍啓土上郡銑曰啓開也

傳子傳孫顯顯令問翰曰令善也人有積善則天下相問者皆稱其善故曰令問也善曰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以宇宙為狹性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仕為建威將軍善曰臧榮緒

有大人先生向曰假為辭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也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翰曰潛隱守其行跡人不知其所居室故云無也善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遊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

席地縱意所如良曰如往也止則操卮執觚如動則挈榼提壺濟曰榼挈皆執也卮觚榼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焉

知其餘翰曰專於飲酒不知其餘事也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向曰

搢紳介大也搢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善曰左氏傳曰伯州犁謂鄭皇頤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維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白色紳

聞吾風聲議其所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以銑曰吾則先生自稱也言公子處士風乃奮袂攘衿怒

目切齒 良曰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瞑目
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 濟曰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

善曰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燥 先生於是方捧嬰 鶯承糟善本從不銜

盃 善本作 湫醪 翰曰先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也善曰劉熙孟子注曰糟者齊俗名之如酒

也奮駟踦其踞 擗 枕麴藉糟 紉曰奮動駟騶也踦踞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言

動駟騶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槽而卧也善曰漢書曰朱博遷良邪齊部舒緩博奮駟抵凡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又曰尉佗雅結

踞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向曰陶陶和樂兒善 兀然而

醉况 善本作 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

見 善本 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賤嗜 善本作 欲

之感情 善曰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俯觀萬

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 善本有 萍 向曰言見萬物如水中萍草隨其風波

善曰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 二豪侍側焉如螺 果 贏 力 之與

蝨 名 蛉 音靈向曰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螺贏蝨蛉微小蟲也言此

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已而化類螺贏之變蝨蛉也法言曰蝨蛉之子

螺贏祝曰類我父則肖之矣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蝨蛉桑蟲也螺贏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瘞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父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

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

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

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

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
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
沛夏侯嬰丞相賴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
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
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
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
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
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
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善本有此序

茫茫宇宙上塲楚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
服徘徊三靈改卜論曰茫茫廣遠見塲垢黷也並言天下
民日亂垢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日

五岳九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
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也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
本今上塲下黷言亂常也塲示清澄之貌也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
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媒也法振塵飛以喻亂也周書曰乃辯九服
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
演人君通三靈之賦交錯同歸
赫盛肇始載運也善
曰尚書曰天祿永終
沈跡中鄉飛名帝錄向曰高祖中鄉
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讖如預飛名在其中善曰中鄉即中陽
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瓊璣鏡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慶
雲應輝皇階授木銑曰慶雲瑞雲也呈階謂天位之次也古
者黃帝化八百歲運極而授與木德言高
祖將授天命亦然也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王曰吾使人望沛公其
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寅圖曰天子皆五
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
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倉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
周木德
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濟曰龍興言如龍飛於天得
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皆
相應如虎嘯風生也泗濱謂高祖嘗為泗水亭長也豐谷豐邑高祖
所居邑也善曰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上亭長淮
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
漢書曰高祖居沛豐
彤雲晝聚素靈夜哭良曰彤丹紫
色高祖在芒

碣山常有紫雲為蓋隨之素靈謂夜有老嫗哭所殺白蛇與前文並同善曰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碣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形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

金精仍積朱光以 向曰金精秦也朱光漢也渥流也善曰漢書郊祀志曰秦襄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萬邦宅心駿人 善本作民字

效足 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於心故羣賢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

民用康曹植與陳琳書曰騷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

堂堂蕭公王跡是因 向曰此堂堂盛兒言高祖因之而外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稱善曰

綢繆敵后無競惟人 祖也惟辭也言其無侵競於人能安而悅之也謂留在秦善曰毛詩

外濟六師內撫三秦 濟曰六師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也高祖留何守關中聚糧以給關外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高祖封秦三將為王王秦中故謂之三秦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

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拔奇

夷難邁德振民 良曰何拔韓信為將遂平天下行其德惠振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

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

體國垂制上穆下親 君臣上下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

曰營都立宮定制循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名蓋羣

后是謂宗臣 向曰羣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為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善曰班

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

平陽樂道在變則

通 銑曰此謂曹參也好黃老之術故曰樂道臨事能變通而合於理也善曰論語曰貧而樂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爰 濟曰爰於淵沈嘿靜也言於事好沈靜而為理也善曰莊子曰君子淵默而雷聲

淵爰嘿有此武功 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長驅河朔電擊壤東 良曰朔北也電擊言將章邯於好時取壤鄉入破秦軍於壤東也善曰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又穎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也淮陰謂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

韓信也參與信合謀策擊魏王豹大破之亞次也參功次蕭何之下也善曰漢書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大破之又曰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文成作師 通幽洞冥也餘皆類此良自言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幽冥謂受兵法於黃石公也善曰漢書張良終蓋曰文成侯又曰張良

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永 言配命因心則靈 銑曰言配合天命籌策因心而出則如神靈無不必中也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又曰維 窮神觀化望景揣情鬼無隱謀物

此文王因心則友 無遁形 良曰言其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能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逃形也善曰

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 武關是關鴻

卿斷事揣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 門是寧 翰曰初高祖將西入武關高祖欲以二萬人擊峽下秦

啗之秦軍果欲連和高祖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也士卒恐不

從不如因擊之遂大破秦軍入至咸陽此謂武關是關關開也項羽

至鴻門欲背約擊高祖良與羽叔父項伯善伯乃來見良言羽意良

因引伯見高祖遂令伯具言於羽高祖不敢背項王羽意乃解良之

力也寧安也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

者賈豎易動以利今持重寶陷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

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知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

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

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然後解 隨難榮陽即謀下邑 向曰

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其勸封六國良隨後難之下文備矣高祖兵敗還至下邑高祖曰吾

欲取關已東誰可共功也良謀曰英布韓信彭越可以破楚必矣榮

陽下邑並是地名 善曰隨難榮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

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

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 銷印其意 廢推齊

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 勸立 銑曰項羽數侵奪漢軍於榮陽漢軍乏食酈食其謀立六國

用良計急令銷印其意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欲假封齊王高

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請立信為王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

此為勸也 善曰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

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

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馬得

而臣之漢王曰燭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

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

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

二女及四十七卷

一五

風五侯允集

齊曰固陵地名高祖追項王戰不利幸固陵諸侯

項王破之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王故曰從風

王死烏江而董驍揚喜馬童呂勝揚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高祖乃

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也善曰漢書曰漢王與齊王

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

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鼓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

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戰布隨劉賈皆會項王敗

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

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霸楚寔喪皇漢凱入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寔寔也喪亡也

言漢勝而入其國也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禮樂

老辭世却粒和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

見也良時託跡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善曰史

記良曰顏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遇宏達好謀能深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達通也善曰

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

平常好道術立理也濟曰重玄天也匪非深也言平妙知天道

地理則天地非為深沈也善曰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

伐謀先兆擠響于音良曰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

也亦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善曰言將伐其謀先

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

伐謀其次伐交鷄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

奇謀六奮嘉聲四迴向曰平自定天下凡六出奇計奮出也四迴謂迴轉於天下四方也

善曰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

齊曰固陵地名高祖追項王戰不利幸固陵諸侯

項王破之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王故曰從風

王死烏江而董驍揚喜馬童呂勝揚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高祖乃

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也善曰漢書曰漢王與齊王

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

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鼓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

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戰布隨劉賈皆會項王敗

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

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霸楚寔喪皇漢凱入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寔寔也喪亡也

言漢勝而入其國也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禮樂

老辭世却粒和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

見也良時託跡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善曰史

記良曰顏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遇宏達好謀能深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達通也善曰

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

平常好道術立理也濟曰重玄天也匪非深也言平妙知天道

地理則天地非為深沈也善曰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

伐謀先兆擠響于音良曰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

也亦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善曰言將伐其謀先

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

伐謀其次伐交鷄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

奇謀六奮嘉聲四迴向曰平自定天下凡六出奇計奮出也四迴謂迴轉於天下四方也

善曰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

足離項于懷高祖高祖怒平乃躡高祖足諫令封信為王又平

以金離間項王君臣羽遂疑范增是其離懷也善曰漢書曰淮陰

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

使音義曰躡謂手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

離才龍目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破

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格人乃謝楚翼寔摧銑曰

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疽死格人乃謝楚翼寔摧銑曰

也謂范增謝病去楚而楚羽翼實已摧王寤君執胡馬洞開

折善曰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王寤君執胡馬洞開

濟曰韓信反平謀令高祖為游雲夢言必郊迎因執之高祖用其計而禽信也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圍用平計遂得解圍胡馬即匈奴也洞通也善曰漢書曰人有上書告禁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偽游雲夢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萇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迎文以謀送善本作高以哀良曰呂太后卒諸呂為亂平誅之謀迎代王代王立

是為文帝也高祖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善曰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翰曰此謂韓信也灼灼盛烈克冠首也言其靈武為世之首

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神合也入猶與也契合也善曰孔安國尚書

傳曰神妙無方蔡邕季咸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銑曰奮振也言其心

勇疾如雲起猛烈若虎之噬噬齧也陵險必夷摧堅全本作則脛濟曰言其難必以平也摧敗堅陳則如脛矣夷平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脛一筆謀漢濱還定渭

表良曰肇始也漢濱謂項王封高祖為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謀事用其計遂

漢中還定秦地渭水名在秦故也濱表謂水畔也善曰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京索桑各

既扼引師北討翰曰高祖與項王戰漢兵敗散信復發兵與高祖扼謂扼楚軍也北討謂伐魏也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向曰信渡河擊魏虜魏王豹遂平魏地夷平也信又

進擊趙選二千人將其赤幟登山望趙軍戒曰趙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技趙幟立漢赤幟於是果如其言趙軍見其壁皆漢幟乃亂遂因而滅之善曰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入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技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技旗立漢

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威亮火烈善本勢

踰風掃銑曰亮信踰過也言其威武信為猛烈破敵之勢過於

變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於代如遺偃齊猶草

濟曰破代齊二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履於風也善曰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良曰魏趙代皆冀州分齊青州分故則此四國咸皆也言皆舉者謂盡勝也善曰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乃眷北

燕遂表東海翰曰眷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海齊地也表猶立也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王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克滅龍且余爰

取其旅也旅眾也善曰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言曰固知信怯遂遣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劉項懸命人謀是與

念功推惟字善本作德辭通絕楚說曰崩通知天下權在信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

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為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推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絕楚王之望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人謀已見上文漢書曰項王使項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彭

越觀時韜跡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濟曰韜藏也陳涉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勇志疾速如鳥翼之飛若鷹之擊揚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也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威陵楚城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

宮舊梁良曰楚城謂項王也翰曰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善曰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烈

又見四十一卷

又見四十一卷

又見四十一卷

又見四十一卷

又見四十一卷

又見四十一卷

列鯨布耽耽 其眇音迺向曰凡有姓名則汪不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則注重說餘類此烈烈猛也

楚鋒猶駭電銑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銳勇急如雷 名冠彊

勝功冠諸侯者以 覩幾蟬蛻稅 悟王革面濟曰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

蟬蛻去其殼也覺漢主仁明故改操而來北而事之悟覺也革改也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

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 肇彼梟風翻為我扇良曰肇始也彼謂項羽也

梟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梟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為漢助也扇助也 善曰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天

命方輯王在東夏善曰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

至陽 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向曰矯矯雄勇自三雄謂韓信彭越與布也同會高祖於垓下遂滅

彭越至皆列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也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銑曰元凶則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善曰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

曰既成寵祿 亦懼答應 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

取禍濟曰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善之

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良曰聲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善曰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

魏公子毋忌為客 士也罔極自貽善本 伊媿翰曰此言陳餘交不固也

罔無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媿也貽遺伊其也 善曰漢書曰

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歆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

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 俯思舊恩仰察五

緯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遂歸漢此思舊恩也

歸漢也 善曰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

緯順軌四 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

箕

銑曰脫遺也遺跡違難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
擊趙是為改策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泜水上是報辱也趙冀州
分野故曰北冀 善曰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

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 悴葉更耀 善本
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泜音祗 悴葉更耀 作輝 枯條

以肆 濟曰謂耳敗走已如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之是謂更有
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萇 善曰以樹為喻也漢

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肆 王信韓尊宅土開疆我圖爾

才越遷晉陽 良曰此謂韓王信也故韓襄王孽孫也宅居也
郡為韓國以備北胡遂遷信使都晉陽也圖謀越於也 善曰漢書

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
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 盧縮自微婉變我皇 向曰縮

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 善曰漢書曰高祖與高祖
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縮出入帝卧內婉變相親自我皇高祖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與縮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變
董公惟 跨功踰德祚爾輝章 銑曰跨度踰過祚福爾汝也

亮天工 德蓋上心所惠故福汝輝榮之寵章 善曰漢書曰羣臣
知上欲三縮皆曰縮可王上乃立縮為燕王章印章也 人之貪

禍寧為亂亡

濟曰言人志貪禍乃為亂亡之道謂縮為賊
人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 吳芮之王祚由

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王軍

良曰初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羽
死高祖以銷功故徙芮為長沙王故云祚由梅銷 翰曰此謂劉賈

也肅肅嚴整負董正也 善曰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
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上以銷有

功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
令音義曰銷呼立切酈持益切漢書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孔

安國尚書傳 我圖四方殷薦其勳 向曰殷多薦進勳功也
善曰漢書曰漢王追項

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 庸親祚 善本作
勞舊楚是分

往踐厥宇大啓淮瀆 銑曰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
用親也祚勞者謂加福於功勞之臣

分楚地而為荆國也 濟曰厥其宇居也言往踐其荆國之居也啓
開也淮水名在荆地瀆水瀆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

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賈為 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
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瀆

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

良曰此謂王陵也遠親謂辭親

事漢悠悠遠思兒依依猶勤勤也哲智也伏劍自殺也永長也言陵去項羽歸漢羽乃取陵母置軍中陵使使到則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謂使者曰為我語陵善事漢王無以我而二心我以死送使者遂對使者伏劍而死也此則恐其子事主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實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寔邦之基

翰曰淑美寔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矣

命是期

向曰高祖既崩呂后欲廢絕漢祚將封呂氏王陵曰昔於辭也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呂氏可謂末命是期也善曰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氏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諸若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主

義形於色憤發於

善本作辭主亡與亡末

亡與亡已見任昉為絳侯質木多略寡言也木素寡少也

善曰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論語摘輔曰子然公順多略

曾則牧所也高祖每所歎曰勃為人有智勇安劉氏者必勃也善曰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

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狝奄有燕韓

良曰驚馳逸疾也雲馳景

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靈丘上蘭地名也代燕韓皆國名狝謂陳狝也勃禽殺陳狝於靈丘破燕王盧縮軍於上蘭轉擊韓王信攻得雲中定鴈門此皆代地故曰平代也雲驚靈丘則禽狝是也景逸上蘭與有燕同平代則與有韓不異也並述三事而分為六是作者之詞重也善曰漢書曰陳狝反勃復擊狝靈丘破之斬狝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縮反勃破縮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

亂以武敝死呂以權條穢紫宮徵帝太原

翰曰呂后崩呂祿呂

產等欲危劉氏勃以權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條穢謂殺呂氏於帝宮若洗條穢惡也太原謂代郡也勃既誅諸呂乃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帝也善曰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夫尅亂在薩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闔闔兮坐實惟太尉劉宗以安

向曰惟是也時勃為太尉也善曰漢書曰惠

帝以勃為太尉安 **挾功震王自古所難** 銑曰挾懷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功

劉氏已見上文 **勲曜上代身終下藩** 善曰漢書勲曜上代身終下藩即所

震動君主自古所難為也 **勲曜上代身終下藩** 善曰漢書勲曜上代身終下藩即所

濟曰勲功也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而勲也諸侯之國曰下藩即所 **勲曜上代身終下藩**

封終是也 **善曰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

丞相就 **舜陽道迎延帝幽藪** 良曰此謂焚會也初曾在沛

祖嘗在澤中游故云延帝幽藪也澤無水曰藪也 **善曰漢書曰陳**

勝初起蕭何曹參吏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 **張揖竄**

迹幽藪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闢帝宇** 善曰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

謂門也 **善曰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

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 **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

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 **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起**

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揔干而山立武王事也 **聳顏請**

項掩淚寤王 向曰聳顏謂勇壯之色噲既執楯入項羽營而謂

乃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故云聳顏請 **項謂責也項謂項羽也噲既排闥見高祖噲流涕曰始陛下與臣定**

天下一何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與 **目等計事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帝乃笑而起故云掩淚寤王也寤**

謂覺其事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 曰金曰禪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

率爾徒從王于征 銑曰此謂酈商也兄謂食其言其因食其

眾屬高祖略地故云率爾徒從王于征也俾使爾汝徒眾也 **善**

曰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永謝 **王鳳曰察父哲兄覆**

育子弟誠無以加 **振威龍脫** 音奪善本 **攄武墉城六**

師寔因克荼禽黥 濟曰龍脫地名墉城垣牆也燕王滅荼

黥布攻其前垣破之是謂攄武攄猶用也寔是克勝禽殺也荼滅荼 **點點布也** 善曰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破荼

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斬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 **猗**

歟汝陰綽綽有裕 良曰此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裕言其才

令兄弟綽 戎軒肇跡荷策來附翰曰戎軒兵車也肇始荷

綽有裕 為太僕嘗奉車故云始跡也負策謂負鞭策以奉事也來附謂馬

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去聲協韻

謂馬疲也殆壞也釋捨也京師人謂抱小兒為擁樹皇儲太子也則

孝惠帝也時是又安也平城地名嬰從高祖擊項羽漢軍不利馳去

高祖馬疲蹶奔孝惠與魯元公主嬰收載行高祖怒嬰嬰抱之不捨

故太子是安也匈奴圍高祖於平城嬰請徐行弩皆持滿外向高祖

乃得脫是謂平城有謀也 善曰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

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蹶蹶兩兒奔之嬰常收載行而擁樹

馳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 穎陰銳敢屢為

欲馳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

軍鋒良曰此謂灌嬰也銳精 善曰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

敗於垓下嬰追羽至東城共禽而殺之乃封侯定功也東城地名也

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啟于東濟曰

乘其風勢假藉聲譽乃渡江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比遂大

東上也光大啓開也 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比呂氏

秋曰曠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 陽陵之勲元帥是

氏傳宋向戌曰先啓寡君羣臣安矣 承 翰曰此謂傳寬也勲功也元大也大帥謂曹參也言承奉大帥

歷下軍屬承 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

相參殘傳 作懲 向曰此謂靳歙也從高祖擊項王別定江陵也江陵郡名薄

平定江陵禽其主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 善曰漢書曰靳歙別定

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程是應荆

舒是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宮善本作 名

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翰曰

鄴食其也恢恢大也誕大節度令善圖謀也 向曰名都謂滎陽也

食其勸高祖急收滎陽是也 濟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

狐之口據敖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敖庾倉名三塗山

名規守即就也 善曰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指成臯以

東屯鞏維以距楚鄴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輜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載則徂往也言漢之威風則往矣

食其謂高祖曰方今唯齊未下臣請說齊王為漢稱東藩食其至齊

齊王乃聽食其言不為戰備韓信聞食其憑軾下齊七十城乃夜度

兵襲齊齊王以為食其詐之乃烹之雖身死于齊非說辭下善之罪

也善曰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

以為然罷歷下兵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田

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我皇寔念言祚爾孤也寔寔祚福爾汝

其賣已乃烹食其也言高祖實念其功封子疥為高采侯此蓋福及其孤也

善曰前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為高粱侯建信委

輅胡被褐獻寶良曰此謂婁敬也委棄也輅庶車也婁敬本

都長安可謂大寶也善曰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呂願見上

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

衣虞將軍入言於上上召見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

酈鎬向曰敬說高祖云周以積德於天下漢以兵取天下今欲都

酈鎬洛陽比於周臣竊以為不當矣此則指明其事銓擇其道也

高祖乃用敬策幸長安是謂移帝伊洛定都酈鎬也伊洛東都二水

名酈鎬西京二水名也善曰漢書婁敬諸上曰陛下取天下與

異而都維揚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

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絲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

遠鎮邇寔敬攸考濟曰安鎮遠近實敬之所考定也善曰

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貫銑曰此謂陸賈也抑抑昂藏兒言

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往制勁

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

越來訪皇漢翰曰制約也勁疆也皇大也高祖使賈往約南越

言射他蹶然而起謝賈稱曰受漢約而來歸漢之德也訪歸也善

曰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

王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曰奉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

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附會平勃夷凶翦亂

良曰平謂陳平勃謂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

接於陳周之間矣夷平翦伐也謂與陳周誅呂氏也善曰漢書曰

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

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

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

向曰伊辭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

焉道遙又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遵贊曰遵實起起邦

又見卷之七

又見卷之七

又見卷之七

又見卷之七

又見卷之七

又見卷之七

又見卷之七

又見卷之七

又見卷之七

又見卷之七

家之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銑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百
王敝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

存者通乃復脩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彛倫敦而舊章缺
漢德雖即朝儀則

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
為博士號為稷嗣君也言其制禮

儀下敬而上尊各
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二代憲

有分也肅敬也
流後昆
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良曰晞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
殷周也言所制禮儀之風晞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

嗣昆猶嗣也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
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

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
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
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無知敬敬獨照
善本作
奇跡察

倅蕭相貺同師錫
向曰此謂魏無知也敬明敬達倅比也貺
猶慶也師猶眾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

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下定慶同堯時
眾舉舜而洪水理書云師錫帝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善曰蕭何進

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倅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
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師錫帝曰

有鯀在下
隨何辯達因資於敵舒
善本作
漢披楚

曰虞舜
生之績
銑曰黥布本屬項羽則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
歸漢乃定天下是因資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

羽也唯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者有德之稱善曰漢書漢王曰
孰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
瞞瞞
音
董叟謀我平陰

漢毛詩曰鄆水東注維禹之績
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向曰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瞞瞞老
貞叟老也高祖度平陰津至洛陽董

公遮道說高祖曰項王無道放殺義帝天下之賊也六王三軍之士
為之縞素以此東伐四海莫不仰德也高祖善之遂為義帝發喪軍

士皆縞素素帛也言以素帛為凶服也平陰津名善曰漢書曰漢
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

其主三軍之眾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

受命識曰河受
袁生秀即沈心善照漢旃南振
良曰秀
即謂賢

圖天下歸心
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
善曰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

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王乃
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
楚威
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

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音效反邈哉惟人何識之

向曰袁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兵相救而楚威權自然撓也大旆旗也南振謂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猶此人也善曰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

紀信誑項軺以軒是乘攝齋即夷切善赴節用死

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翰曰項羽急攻滎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曰請誰楚可

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為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軺軒輕車也攝齋樞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隨煙而滅忠烈之名與風興也善曰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曰請誰楚可以間出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避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齋升堂

周苛慷慨善本作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

不可陵良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也陵欺也高祖令苛守滎陽城項羽破之苛罵羽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羽怒烹苛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漢書曰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將苛罵曰

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

後嗣是膺向曰軌跡亮信升高疇誰庸用膺當也言紀信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襄平侯周苛子成為高平侯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陳義重出則雙升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

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

媪鳥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銑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為項羽軍所執

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母皆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媪謂高祖母也女老曰媪此上三十一人頌畢此下摠述其事也善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媪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翰曰言風動過

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風動過

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風動過

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風動過

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於萬物之中無清濁皆應聲響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以成大業善
曰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
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
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
大人于興利在

攸往濟曰大人君子也利在所往言君臣相應所往則利見大人弘海者

川崇山惟壤向曰弘大崇高壤土也海所以大者眾川成之山

也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韶護錯音袞龍

比象良曰韶舜樂名護湯樂名錯難也天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

禮儀也善曰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明明眾

先王即交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哲同濟天綱善本作網向曰哲智也同濟天綱謂同濟天下

崔實本論曰舉彌天之綱以羅海內之雄劍宜其利鑿獻其朗鑿鏡朗明也言

羣臣如用劍之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文武四充漢

照察事理也善曰廣雅曰鑿炤也鑑謂之鏡

祚克廣向曰眾賢文武之道四方充滿故漢祚能廣也克能也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

毛詩曰克廣德心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一首并序

夏侯孝若銑曰臧榮緒晉書去夏侯湛字孝若譙

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

才章富盛早有名譽為散騎常侍卒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人

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人魏建安中翰曰

郡故又為郡人焉向曰又為樂陵郡人也善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環瑋博達思周變通

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善本作貴字也故薄游以取位

統曰濁世謂武帝奢侈無度也故薄游以取下位也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苟出不可以直

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向曰苟出謂且隨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直時也頡頏自縱兒傲慢也

善曰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

以明節良曰又以傲慢理不可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帝以明其大臣節也善曰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

後嗣班固漢書贊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

取容翰曰正諫恐禍及身故不可久為也談諧取容謂戲弄以悅主上之容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談諧逢占其事浮淺

字書曰談嘲也口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絜其道而穢其跡

向曰言志清而為穢跡以混於俗使人不知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以隱清其質而濁其文

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銑曰質謂天性文謂外飾亦所以亂俗而

隱也向曰弛張猶衰榮也羣道也善曰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

沉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

良曰曠寬瞻多宏材也善曰楊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瞻智侷力儻博物觸類多能

侷力謂奇才也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

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向曰合道通變

神明知其來事贊猶通也善曰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言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自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眾流之

論銑曰圖緯謂圖讖天文也善曰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

出於義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曰尤明圖緯百家眾流已見任昉策秀才文周給敏捷之

辯支離覆逆之數濟曰又有疾惠之辯支離十也覆謂射

曰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摛音所漢書曰上經脈

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經脈

善

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向曰計數也善曰漢書曰

度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

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乃不善本無研精而究

其理不習而盡其功良曰究盡也言當不常習而自盡其

尚書序曰研精覃思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

翰曰言諸術皆變經於目則調誦不忘近過於耳而聞藏於心謂明

惠也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通於口耳所暫聞不忘

於夫其明濟開豁呼包舍弘大隣轢歷卿相嘲

善本
從言 哂豪傑籠罩靡前跽籍貴勢向曰陵犯躐踐

也銑曰謂豪傑之人所懼憚無敢前與之通言者朔皆籠罩在於

心胷也貽籍獲殘暴也言不畏貴勢之士也靡無也善曰漢書曰

張楚並與兵相跽籍蘇林善本作戚出不休顯賤不憂感

曰跽音臺鄧展曰躡也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

賤則不憂也感亦憂也善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

芥良曰萬乘天子也儔列謂同類者草芥鄙賤之物也善曰十

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

芥

草雄節邁倫高氣蓋世翰曰言英雄之節過人蓋世謂曰

曰力拔山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善本亦已

兮氣蓋世善曰漢書項羽

器超拔羣類游於常俗之外也萃類也方常也善曰孟子曰聖人

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善曰漢書曰

醫經者原人

血脉經絡而用

善本無

研精而究

良曰究盡也

言當不常習而自盡其

善曰孔安國

向曰陵犯躐踐

也朝酒謂戲弄

善曰漢書曰

善本作戚

善曰十

善本亦已

善曰漢書項羽

善本亦已

善曰漢書項羽

善本亦已

善曰漢書項羽

善本亦已

善曰漢書項羽

善本亦已

善曰漢書項羽

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

也大人來守此國良曰忽恍謂幽微也 向曰大人謂湛

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觀省於父

善曰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觀先生之縣邑想

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象濟

路寢謂廟也遺像謂所畫形象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譏之逍遙城郭觀先生

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銑曰逍遙謂徘徊也祠宇亦廟也 翰曰慨然猶悵

然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向曰矯矯高兒肥猶樂也遁隱真正

曰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遁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退不終否進不

避榮銑曰退無愠色故不終否否謂志不通也臨世濯足

希古振纓良曰臨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

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翰曰涅

滓穢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涅中而無穢汚外行則濁中志能清也 善曰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

子曰濁而徐盈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句以自問無滓穢惟何

也則高明能為柔道善曰能清伊何祝汗若浮銑曰此

尚書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辭也言其視濁汗之理若清也謂不以為恥也浮猶在樂善本作

必行處淪善本作罔憂銑曰憂言知其時也罔無也 善曰周易

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跨世陵時遠蹈獨游向曰跨越瞻望往代

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良曰言甚思往代之

爰於也蹤跡也向曰邈邈遠也猶龍謂如龍變化屈伸小大不常

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手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手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嚼子有何規於老聃哉漆跡朝

隱和而不同

良曰漆近於俗隱跡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也善曰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

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而不同

栖遲下位聊以從容

濟曰下位謂朔為太中大夫也善

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化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我來自東言

適茲邑

銑曰湛自言從東來也此邑謂樂陵郡也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

敬問墟墳企佇原隰

向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也謂朔故居丘墓之處善曰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

墟墓徒存精靈永戢

良曰戢藏也民思其

軌祠宇斯立

翰曰下人思其軌則立祠廟於此也

徘徊寺寢遺像在圖

問曰寺司也言其有官司主其寢廟也圖畫也

周游

善本作旋字

祠宇庭序荒蕪

東西廂曰序善曰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

榱棟傾落草萊弗除

良曰榱椽也藜蒿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

肅肅先生豈焉是居

濟曰肅肅清兒言其豈於此居是

居弗形悠悠我精

善本作情字翰曰言不見朔真形使我悠悠遠思也精猶思也善曰悠悠已見

昔在有德罔不遺靈

向曰自古有德之人無不遺其神靈以示後代也

天秩

有禮神監孔明

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序有祭祀之禮則神監其忠信甚可明也善曰尚書咎繇曰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

髮髯風塵用垂頌聲

良曰言髯鬚聞其高風清

塵故此用垂頌聲也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

濟曰檀道鸞晉陽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三國漢魏吳也名臣謂有

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并序也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大司

馬府記室參軍稍遷至吏部郎出為東陽郡守卒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

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能相治

為之立君以統理之

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

善曰墨子曰古者同天之

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

然則三五迭隆

歷世承基

翰曰三皇五帝更迭興盛雖歷遠代而後帝王必繼其道也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

周邵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

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

功

向曰舜禹揖讓文德以興湯武干戈武功以取言各異道也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

羣才緝熙

銑曰宗本也匠制也陶鈞造化也緝明熙廣也善曰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

股肱肆力

向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股肱臣也肆陳也善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股肱肆力

向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股肱臣也肆陳也善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股肱肆力

向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股肱臣也肆陳也善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遭離不同且

善本無且字 跡有優劣

亦不同而跡有優劣也

善曰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代不同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

固道契不墜風靡

善本作美字 所扇訓革千載其揆

一也

翰曰至於為君之體為臣之分冥應之理堅固道合之義不墜皆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手載其理天下一也契合

扇振革改揆理也

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非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二八升而唐堯

善本作朝字 盛伊呂用而湯武寧

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善曰二八謂八元八凱也伊尹也呂呂望也

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

向曰三賢謂管仲鮑叔隰曰五臣謂趙衰先軫魏武子賈佗狐偃也重耳晉文公名也善曰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中古陵遲斯道替矣

翰曰替廢也 居上者不以至公理

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

御圓者不以信誠率

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

向曰謂私行請託以求其官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

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

向曰方地也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而求榮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

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

於是君臣離而名教

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寤

寤寤以之卷舒柳下以

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寤

寤寤以之卷舒柳下以

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寤

寤寤以之卷舒柳下以

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寤

寤寤以之卷舒柳下以

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寤

寤寤以之卷舒柳下以

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

銑曰蓬伯王邦有道

則仕無道則隱窳武子邦有道則智無道則愚此道卷舒也卷謂退舒謂進也

濟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無愠色知其時不可黜退也

良曰楚狂接輿不化於時常行歌云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則知其時無明君也田單欲與魯連魯連乃游隱於海上蓋為時之無道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

又曰窳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子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衰世之中保持

明 善本 **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

流也 向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 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謙曰君子上進與

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於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 **夫**

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 向曰伯樂善相馬者驥良馬一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無人知也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輓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

知伯樂也 **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

為貴 銑曰龍顏漢高祖也言時逢漢祖則當年用其三傑也張蕭何韓信謂之三傑高祖自言比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

之控猶用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陸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頰也漢書上曰夫運策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下房鎮國家

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 **高祖雖不以**

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 向曰道勝謂以道御物勝征伐也羣下盡忠謂言必用計

必從 **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 良曰蕭曹謂蕭

何曹參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雖才不及三代之臣而百姓不失其業 **靜亂庇人抑亦其次** 翰曰

曹佐高祖靜息禍亂庇有生人抑亦次三代之君臣也 善曰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勳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孟遠遠續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也 **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

治則默不如語 向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則不如

體制故尚語不尚默也 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 **是以古之君子不患**

引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 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平時為難也 銑

曰遭平時亦不足為難逢遇明君是為難也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世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故有道無

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言有佐君之道無其時者謂無明君也孟子云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謂咨嗟良曰有時無君謂承平之代無明主也賈誼上書云臣竊為事勢可流涕故云垂泣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惠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流涕者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翰曰有生謂生人也善曰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千載一

遇賢智之嘉會向曰嘉善也善曰東觀漢記右史官曰耻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一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遇之不能無欣

之何能無慨銖曰慨歡也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

日常覽國志濟曰志謂三國志也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

謝先代亦異世一時善本有也良曰文若懷獨見

之明而有救世之心向曰魏曰荀或字文若也善曰文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曹公

霸朝豫議世事銖曰委質北面以事魏朝舉才不以標鑒故久

之而後顯濟曰言或舉賢良用之於朝不自出標眩為已明鑒故久而益明也籌畫不以要

功故事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畫籌策不貪為已功故事至其所主而後定也雖

亡身明順識亦高矣向曰或有直言於太祖太祖恨之欽藥而死是亡身也欲匡漢故云明順也董卓之亂神器遷偏

公逢慨然志在致命銖曰荀攸字公逢慨然壯勇兒言公逢見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

器不可為也善曰論語子曰張曰士見危致命

善曰論語子曰張曰士見危致命

善曰論語子曰張曰士見危致命

善曰論語子曰張曰士見危致命

善曰論語子曰張曰士見危致命

善曰論語子曰張曰士見危致命

善曰論語子曰張曰士見危致命

善曰論語子曰張曰士見危致命

善曰論語子曰張曰士見危致命

善曰論語子曰張曰士見危致命

善曰論語子曰張曰士見危致命

善曰論語子曰張曰士見危致命

節向曰言荀攸存其名節也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齊

府曰幕隸官也軍源流取善本作趣字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

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善本無且哲字名

教有寄乎良曰源流謂本也取舍謂進退也言攸之本志曰漢亦與荀或同也翰曰謂其與或志同或之死矣而

攸則存焉是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言名教忠貞寄在此二子之身善曰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

仁義不可以善本無以字不明則時宗舉其致向曰宗尊也致理也言仁

不全故逢識攝其契銑曰攝行契義也言全生以匡時難故逢識君子行其義事也善曰鶴鶴賦

相與弘道豈不遠哉良曰言二哲相與廣此弘道豈不深遠哉弘廣也善曰

折而不撓向曰崔琰也亦魏臣也即明折勇撓曲也善曰管子曰

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

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匡漢所以策名入仕蓋

若乃一旦進壘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以善本無以字不

與魏武所以善本無以字不容良曰壘謂國壘也君臣易位謂魏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

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

身亦所以亡身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全身今琰以義見禍是所以亡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

然而先賢王擢於前

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拘善本

者乎翰曰言先賢謂古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王之崔碎也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怒之又以亡矣

作物

字

又及口二卷

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心而名教拘束使至於此
孔明盤
也善曰漢書公孫瓚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相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向曰丞相諸葛亮字孔明也盤相未

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
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善曰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
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善謂為信
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
銑曰謂

人皆泣也沒死也善曰論語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
之權心人說喜無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
立為庶人徙汶山郡聞丞相亮薨垂泣曰吾終為左
推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愛何以加茲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
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及其臨終顧命
善本作

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
善本作

之無懼色
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遺詔輔佐後主
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無懼色此君臣不相
疑阻也劉后先主也武侯亮也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
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

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

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

良可詠矣
向曰昭烈勅後主云汝與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
納亮之義無猜貳之情也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
之間實可讚詠也際間良實也善曰春秋

公瑾卓爾逸志

不羣揔
善本

角料王則素契於伯符
銑曰吳將周瑜
字公瑾卓爾高

晚節曜奇

則參分於赤壁
翰曰晚節謂壯年也曜奇謂用兵也奇策也
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赤壁江陵江口

惜

其齡促志未可量
濟曰言瑜早卒故惜其年促其志深遠未
可測量也善曰吳志曰瑜還江於道疾

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
良曰張昭字子布亦吳臣
也佐策謂輔佐立計策也

卒時年三十六

善曰國語曰使張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向曰孫策臨終老延君舉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以弟權託於昭昭率羣目立而輔之權悲哭未視事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感以肆匹夫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出也翼戴謂輔佐也善曰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子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東觀漢記戴馮謝上曰且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向曰昭以諫權不許稱尊号權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及權登壇即尊位會百官昭舉笏欲贊功德昭未及言權曰如用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此謂受譏也杜塞也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夫一人之身所昭善本作未異而用捨善本作之間俄有不同况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若

乎

向曰初昭之用也委以内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譏辱此則一人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

湏臾之間何其不同况沈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善曰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沉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楊雉以為遇不遇命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向曰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

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銑曰雖詩頌大意同歸其若夫出處有道

名體不滯良曰君子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於君處則固節自守故曰名體不滯也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著其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為天下作法度者不可廢而不述

故復撰序所懷善本有為之贊善本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

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

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

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

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群字長文顧

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

承宗陳泰字玄伯善本有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協韻向曰火德漢也易大過卦云

復弱善曰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洪飈扇海二溟揚波

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虬虎雖驚風雲

未和向曰虬龍也雲從龍風從虎言未和者君臣未相應合潛

魚擇洲高鳥候柯翰曰言臣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洲飛鳥之

曰尚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鱉歸之赫赫三雄立

沸於洲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迴乾軸良曰赫赫盛貞三維謂三國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

若運轉天軸萬物震動也善曰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

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松竹貞

鼎足君競收采賢士也善曰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鳳不

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銑曰屬龍蘭

雄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不暇栖伏也亭英英

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蹟奇善本作賞要向曰此

也文若字也英英鮮明白洞通照明也翰曰蹟求賞探也探求奇

要之道也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蹟索隱鉤深致遠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良曰言其明也彌益也善曰莊子

曰子其者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向曰言

也文明識理映於中心鑽而研之愈至於精妙善曰孫卿滄海

橫流玉石同碎銑曰滄海橫流言天下逆亂也玉石同碎謂善

鴻水橫流尚書曰火

炎崑岡玉石俱焚

良曰古人君

天下皆稱其善也廢已謂存謙讓也存愛謂愛有下人

也善曰孟子曰古人窮固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紛功濟宇內濟曰紛亂也善始救生人終明風槩

占代切齊曰風槩節槩謂不順太祖取漢位也善曰魏志曰太

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勳密以咨或或以為太祖本與義兵以在朝寧國君子愛人

食發之乃空器也公達潛即思同著蔡良曰此謂荀攸也運用

於是飲藥而卒蔡龜也著以筮龜以下言思慮潛明有如卜筮預見其事也

善曰法言曰擣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汝為著龜也

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遺此顛沛神情之定

處之彌泰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統攝眾事

神情之遠而有所定處之此時益如通泰言其器量勇大也善曰

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見收顯攸繫獄顯憂懼

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惛惛幕

明光光發迹西疆蔡邕揚復碑曰景命不延遺此顛沛

裏筭無不經翰曰惛惛安靜兒幕裏謂軍中也言在軍中籌

祖征伐常謀謨惟惛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昭之惛惛

雖懷尺璧顧晒連城向曰壘壘進也善善謀所進如音樂

曰尺璧謂趙之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善善曰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

十五城之價故顧而晒之晒笑也善善曰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

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善本作能極善本作物愚足全

生向曰言其內智筭能極於物而外兒似愚能遠害全身矣則其

從征孫權費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小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

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

可以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向曰此謂素後也郎中官也純素

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銑曰真正也諒信

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物理而能堅固恂恂敬也汪汪大

也軌則度法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論語曰孔子於鄉

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
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波
志成弱冠道

數歲暮 良曰弱冠二十歲也數布也歲暮謂年老也善曰禮
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

君曰言君之
年歲已晚也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善曰言燮仁而能勇也太
詞忠正也善曰論語子曰 **雖遇履虎神氣恬然** 翰曰履虎

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氣不易也恬然謂安也善曰魏志曰呂
布擊交術於阜陵燮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留布初與昭烈和親後

離隙布欲使燮作書罵辱燮燮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
燮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燮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燮聞唯德可以

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取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
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燮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

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 **行不脩飾名**
易曰履虎尾不啞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跡無愆 向曰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善 **操**
曰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不激切素風逾 善本 **鮮** 良曰志操不待激勸切瑳自有
作愈 **鮮** 純素之風雖在濁世愈鮮明也 **貌**

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疑 魚力反翰
曰此謂崔

琰也天性踈通而明朗若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疑高兒善曰
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

牆數 **忠存軌跡義形風色** 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位琰
每析之義見於風神顏色也形

見也善曰義形 **思樹芳蘭剪除荆棘** 向曰芳蘭謂忠賢
於色已見上文

棘謂逆亂人也剪除言殺也善 **人惡其上時不容哲** 翰
曰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

人才在於人上者人必惡之時有姦雄不容智士言琰才智過人
曹公憚之善曰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琅**

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 良曰琅琅
生琰也言琰才如珠玉也杖持也向曰塵霧謂恥辱也謂曹公怒

琰罰為徒隸是恥辱也曹公視之琰詞色無屈是振霜雪也善曰
孔融薦禰衡表曰忠 **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濟曰天運窮極

果正直志懷霜雪 **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君子道消而曹
公忌琰乃殺之如碎明月珠也善曰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相為魏

王揚訓發表褒述盛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白琰此書傲世
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 **景山恢誕韻**

無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景山恢誕韻**
與道合 良曰此謂徐邈也景山字也恢誕大也其思如音韻和
善曰相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

與道相合也

與道合 形器不存方寸海納 翰曰形器不存謂心存萬物不

百川也言其包含廣也 善曰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 和

而不同通而不雜 良曰與時和光其道不同理通於眾其心

純粹而 不雜 遇醉忘辭在醒貽咎 向曰遇常私飲酒至沈醉授

也曹公知之甚怒鮮于輔曰醉客以清酒為聖人此遇醉言竟得免

刑此則遇醉而忘其言辭也及文帝踐祚帝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

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

之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也此則在醒貽咎矣貽猶美也 善

曰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

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遠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

謂酒清首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

踐祚歷穎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

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且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

之於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為

光祿大夫卒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

銑曰此謂陳羣也長文字也格至也言其義心終始不移 濟曰戴

輔也元首謂曹丕也言其志比擬伊尹佐湯愧恥不能致君如堯舜

之德 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 民未知德懼

曰予弗俾厥后維堯舜其心愧取若撻于市

若在己也 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謹直盈滿也言善謀用於帝庭自

言滿於帝耳 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

若在己也 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謹直盈滿也言善謀用於帝庭自

言滿於帝耳 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

與道合

形器不存

方寸海納

和

而不同通

而不雜

遇醉忘辭

在醒貽咎

長文通雅

義格終始

思戴元首

擬伊同恥

民未知德

懼

若在己也

良曰嘉善

也肆用也

謹直盈滿

也言善謀

用於帝庭

自

言滿於帝

耳 善曰魏

死者難趣死者難萬物波蕩孰任其繁六合徒廣容

身靡寄謂誰堪其敗也言人共若也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

誅戮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

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

愛善本作既同情禮兼到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

教所東以為浮偽敬愛其君與父同也言經盡臣下之節情禮不失

善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教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烈烈

謂威以兒王生謂經也撓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孝之中得

之矣言經忠孝仁道具於身也善曰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口

去不勝忿忿乃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

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授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

王沉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

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

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薦實不

撓不誦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至仁矣玄伯剛簡大

存名體

向曰此謂陳泰也玄伯字也剛斷簡大也言能斷割大事志在高構增堂及

陛

濟曰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構成增尊也堂喻君也陛喻羣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善

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三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

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

虎門

軍門也言其端身委質於虎門之下正直之言益開也謂泰請誅賈充以謝天下也銑曰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盡禮臣

救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魏臣凡九人善曰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執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

謂曰玄伯鄉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卒

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堂堂武侯基宇宏邈此謂

諸葛亮也孔明字也堂堂盛兒基宇猶器器同生民獨稟先

度也宏大邈遠也善曰堂堂已見上文

覺向曰言形與生人同而獨稟先寤之理知帝王之道可以為也

標

善本榜風流遠明管樂亮見古人之

風流遠明管仲樂毅之才以自比也 善曰孫綽 初九龍盤雅

子曰聖賢極其標榜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 志彌確 若角切向曰易乾卦初九爻辭云潛龍勿用謂亮未見

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 百六道空 善曰周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 千戈迭用 濟曰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百六歲曰陽九

也 善曰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 苟非命世孰埽 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善本 霧 莫貢切 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聖賢 從才 未出其中有命世者謂亞於賢也孰誰也 霧 昏濁氣

也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命世之賢豈能埽除天下之亂 善曰孟子 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

氣下地氣不應曰雲孔安國尚書傳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 曰雲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

翰曰宗子謂先主也寧安也控急也言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求於 亮以解海內懸急之災昭烈漢之孫故稱宗子 善曰蜀志曰昭烈

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 已已能解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 釋

福中林鬱為時棟 向曰釋去也褐衣庶人之服言去褐衣 棄林野鬱然而起為棟梁之呂也鬱盛

兒言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 善曰亮為丞相故曰時棟素 士

崧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 元弘長雅性內融 翰曰此謂龐統也士元字也弘大長遠也

漢書曰嚴遵 雅性高厲 崇善愛物觀始知終空亂備矣勝塗 善曰謝承後

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 銑曰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 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道振古人之清風 善曰孟子曰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 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胡 綢繆指后無妄惟時 良曰綢繆

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綢繆指后無妄惟時 恩密負哲 后謂昭烈也無妄惟時謂當窮災之時也易無妄卦去无妄之行窮

之災也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絲也周易曰无 妄之行窮 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濟曰夙早匪非懈墮緝和

之災也 墮義在和明政治以平天下 善曰毛詩 三略既陳霸業已 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緝熙已見上文

基 向曰昭烈與統議襲劉璋統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 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有強兵據守關頭

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 急欲還救之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

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

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

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先主用中計果執二將還定成都此謂三略陳而霸業成也善曰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勉為軍中郎將卒

公琰植根不忘忠善本 **正豈曰謨**善本 **擬實在**

雅性亦既羈勤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

翰曰此謂將琬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謨學擬比也言琬立性之本不忘忠正之道豈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而有也銑曰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琬既受祿秩以為驅策如良馬之有絡控奉君主之命善曰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公衡冲**善本 **逢秉心**向曰此謂黃權也公衡字也冲幽秉執淵深塞實媚愛也 **淵塞媚兹一人臨難不惑**

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達執心深實愛於天軍臨危難之事疇行而不惑善曰詩曰秉心塞淵又曰媚兹一人應侯順德 **疇**

昔不造假翻鄰國濟曰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翻鄰國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假借朝夕而已非其欲也善曰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 **進**

能微音退不失德濟曰微美也進能美音者謂常諫昭烈也退不失德者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蜀也自諸葛亮至此並蜀臣凡四人善曰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 **六合紛**

紘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翰曰此謂周瑜也紛紘亂也鳥謂鳳鳥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盼乃為用也善曰鳥擇木已見上文 **公瑾英達朗**

心獨見良曰公瑾瑜之字也朗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也定交一面言一見不疑乃委而任之善曰崔實本論曰且觀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法 **披草求君定交一面**

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也定交一面言一見不疑乃委而任之善曰崔實本論曰且觀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法

相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向曰相

霸跡謂漢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欲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衡霍吳二山名善口衡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

宇宙暫隔銑曰若人猶此人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曜

者言三國也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善曰淮南子曰夫道絃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子布擅

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翰曰此謂張昭也

良曰撫猶斂也言其如鳥欲翼於鄉間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東遂投孫策也自有謂安志也表外也善曰吳志曰張昭彭城人

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上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外室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避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王略威夷吳魏

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於晉

同寶遂贊善本作宏謨匡此霸道濟曰略道也威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

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助宏大也霸道謂吳也善曰應瑒釋賓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相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翰曰孫

追謚孫策為長沙相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帝業也純安也善曰吳志曰孫策臨

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輟哭止哀臨難忘

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良曰南面天子也寔寔也老臣謂

太后相王不以老臣屬才為世生善本作世亦須才翰曰

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得而

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善本吐

奇乃構雲臺向曰君不可請於臣也銑曰此謂魯肅也子

瑜詣肅求資糧肅以米三千斛與瑜瑜奇之因薦於權宜以佐時肅見權說曰為將軍計者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然後建號帝

王此謂吐奇策也構立也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擔謂賤者之事善曰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

之變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

二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齊曰此

瑾也子瑜字也鄒美長善也良曰毅剛也言其能諫而不犯逆顏

色正直而不剛善曰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

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將命公庭退忘

鄭立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

私位豈無鵲鷦固慎名器翰曰將命謂奉命之蜀與弟

亮但公庭相見退無私面豈

無急難之情蓋以奉君命不失名器也此大丈夫矣私位謂兄弟之

次也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昭烈與弟亮但公

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

鵲鷦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伯言

寒言寒音寒善本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善本作獻

替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寒言直也出為將帥勤事而有功

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也謂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

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謀寧社稷解紛挫銳

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

正以招疑忠而獲戾銑曰寧安挫折也言折挫前敵之鋒銳

得其罪矣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大子有

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大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

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大傳吳元

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良曰此謂

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貌嚴整珪玉無

玷缺也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齊曰此

瑾也子瑜字也鄒美長善也良曰毅剛也言其能諫而不犯逆顏

色正直而不剛善曰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

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將命公庭退忘

鄭立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

私位豈無鵲鷦固慎名器翰曰將命謂奉命之蜀與弟

亮但公庭相見退無私面豈

無急難之情蓋以奉君命不失名器也此大丈夫矣私位謂兄弟之

次也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昭烈與弟亮但公

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

鵲鷦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伯言

寒言寒音寒善本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善本作獻

替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寒言直也出為將帥勤事而有功

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也謂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

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謀寧社稷解紛挫銳

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

正以招疑忠而獲戾銑曰寧安挫折也言折挫前敵之鋒銳

得其罪矣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大子有

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大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

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大傳吳元

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良曰此謂

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貌嚴整珪玉無

玷缺也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齊曰此

瑾也子瑜字也鄒美長善也良曰毅剛也言其能諫而不犯逆顏

色正直而不剛善曰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

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將命公庭退忘

鄭立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

私位豈無鵲鷦固慎名器翰曰將命謂奉命之蜀與弟

亮但公庭相見退無私面豈

無急難之情蓋以奉君命不失名器也此大丈夫矣私位謂兄弟之

次也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昭烈與弟亮但公

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

鵲鷦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伯言

寒言寒音寒善本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善本作獻

替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寒言直也出為將帥勤事而有功

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也謂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

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謀寧社稷解紛挫銳

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

正以招疑忠而獲戾銑曰寧安挫折也言折挫前敵之鋒銳

得其罪矣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大子有

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大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

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大傳吳元

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良曰此謂

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貌嚴整珪玉無

玷缺也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

屈原身沒於荒裔也上自周瑜至此並吳臣凡七人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即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虛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抑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楚辭曰驥躡躑於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高對魏王曰駕驥回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糝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洗洗眾賢千載一遇向曰此摭述三國之善曰毛萇詩傳曰洗洗眾多也

整轡高衢驤首天路良臣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向曰玄天也臣仰君之翼夜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

名節殊途雅致同趣善曰毛萇詩傳曰挹軒也

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

躬用之不匱

翰曰日月著天下人瞻之不落仁義在人用之終身不匱也麗著墜落也善曰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論語比考識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

尚想遐風

善本作重暉字

擊節懦夫增氣

向曰言庶幾想眾賢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其道乃使後生之賢擊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氣也善曰羊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重暉冠世魏略王叡答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七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符命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

濟曰封者封泰山禪者禪梁父皆築土為壇因高以事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

金石以示後代知其盛德也相如嘗著此文將勸武帝封禪相如死後武帝方見帝異之善曰史記曰

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

善本無

生民

銑曰伊惟肇始也昊穹天也張

揖曰昊穹春夏天名也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于秦善本作於字

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設耳良曰率循

武跡逖遠也言歷選列代之君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遠聽者但聞風聲善惡而已善曰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

數也善本無也字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

二君善曰湮沒也勝盡也繼昭善本作韶字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

罔若淑而不昌善曰昭明夏大也言自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謚歷世

疇逆失而能存善曰罔無若順淑善疇誰也言為君之道無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而聞善本無聞

已銑曰軒轅黃帝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善本作

可觀也良曰五帝三皇之道六經典籍之所傳述美惡亦可見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善曰尚書益稷之文也

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善本有堯臣莫賢於后稷后

稷創業於唐善曰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植百穀公劉

發跡於西戎善曰公劉后稷之孫也居於西戎人文王改

制爰周邳質隆大行越成善曰周文王

遲衰微千載無善本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銑曰言

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

終人猶効之

雖衰微而無惡聲者蓋負積仁之德善終始之道使之然也鄭氏曰

無聲無有惡聲也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善曰莊

子曰善始善

終人猶効之

耳良曰言周所以無惡者亦更無異端蓋慎守先王之遺教故

軌跡夷易易遵也法則善曰夷易皆平也言周軌跡平易而易為

易易可遵奉也二易並盈鼓切湛恩厖江鴻易豐也豐也濟曰湛深也厖鴻大也

用也善曰湛深也厖鴻言大也言湛憲度著明易則也垂

統理順易繼也翰曰憲法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

其象而彖其辭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宗冠於二

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翰曰襁褓嬰兒衣也言成王之位

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君也度其發始之理然見美德盡歸於周矣

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良曰尤甚也言周德雖已盡美未

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向曰言

封禪之事建明堂之號施行尊上之名漢大漢之德美蜂善本

湧原泉湧勿湧聿曼美翊扇反向曰燄火也言漢之盛德

旁魄莫四塞雲布霧散翰曰旁魄通達也言德澤滂達於

上暢九坂下泝八埏音延銑曰埏謂八方

懷生之類濟曰萬物皆靈天子之德澤協

氣橫流武節焮逝疾風也善曰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

遊原遐闊泳沫音未向曰灑狹近也

首惡鬱沒闇善本作昧昭晰支列反翰曰天下沐仁惠之積

也言天子惠澤近者游其原流遠者浮其波也孟康曰灑近也原本

也遐遠也闇廣也冰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

也

昧之人皆變而為明也首大鬱積也昭晰明也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湮滅晦昧喻夷狄皆化之也善曰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

蟲闔苦惓善本作澤字**回首面內**濟曰闔歌也回首面內謂懷天子之仁德也文穎曰闔澤

皆樂也韋昭曰面內也善曰闔音愷澤音驛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微工麋鹿

之怪獸良曰囿養獸處也騶虞瑞獸也微也麋鹿麟也天子有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漢書音義**道寸一莖六穗於**

曰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

庖犧雙船格**共抵**禮丁**之獸**銑曰道寸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也犧牲供祭祀者船角抵根也

武帝時得白麟其角共為一根言擇嘉禾之米用之於庖厨用麟以

供祭祀也明至德所感有此瑞也鄭玄曰道寸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

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服虔曰犧牲也船角抵根也

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自以為牲獲周餘善本有**放**

龜于歧向曰周時蓄神龜於池沼之中至漢武之世得之於岐山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黃乘龍於沼**翰曰翠黃乘龍仙駕也黃帝乘之而

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此言黃其何不來下余

吾渥注水中出神**鬼神接靈囿**語**賓於間**開**館**濟曰靈

馬故言乘龍於沼居之處也是時武帝求神仙禱鬼神之事故鬼神接於所居而方士

巫人之輩賓禮之於間館之內也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

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囿禮待之於間館舍中**奇物譎**

詭倣惕**儻躬變**良曰譎詭謂非常也倣儻謂奇異也漢書音義或曰倣儻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

然絕異窮極事變**欽共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

禪向曰欽美臻至也言武帝美哉眾瑞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蓋周躍魚隕航休**

之以燎照力**微夫斯**善本作此字**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

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翰曰隕落航舟也休美也燎謂祭天地微無也介丘泰山

也恧慙爽差也言周武之伐紂濟河有魚躍落王舟王以為瑞乃以祭天且無如我漢家諸瑞以為符應乃登泰山不亦慙乎進讓之道

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請封泰山帝讓之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旋機鈴曰武得兵鈴謀東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曰

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慙乎善曰小雅曰心慙曰恧女六切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為

收選四十一卷

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

征不諛音惠向曰大司馬官號也相如假立之以發後辭銑曰

惠諸夏樂貢百蠻執贄銑曰諸夏中國也言中國之人樂輸貢賦蠻夷執貨而進也贄夷貨

名德侔往初功無與二濟曰言德齊上古之君功美無雙休烈善本決

洽符瑞眾變應期善本期紹至不特創見良曰休美烈盛爽及

洽備紹續特獨創初也言美盛之德乃徧天下符瑞眾變如應期而

續至不獨初見而已蓋常有也文穎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善曰創

也初創意者善本無泰山梁父善本設壇場望幸蓋號

以況榮翰曰望天子幸于泰山以脩封禪之禮紀聖號以為萬代

之善美也蓋者辭也況善也榮美也漢書音義曰意者言

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上帝垂恩儲

祉將以慶成金本無此二句向曰陛下謙讓而弗發

也善本無也字銑曰弗發封禪之

契挈三神之歡缺王道

之儀濟曰契絕也三神天地人也缺闕也言不封禪絕三神之意

也應助曰挈絕也李奇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

也也羣臣而惡焉良曰惡或謂善本且天為質闇示珍

符固不可辭翰曰天道闇昧而不言故以珍符之異瑞以示王

道質昧以符瑞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

也向曰自古帝王若知此辭之則見泰山無七十二人之記而梁父

之禮亦無幾何之跡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

亦各立時而榮咸瀛厥世而屈說者尚可

善本無所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翰曰言自昔人君若辭天

作何夫脩德以錫付奉符善本作以行事不

為進越也向曰錫賜符應越也也天子乃奉瑞應也行封禪之事不為苟進以踰禮

神勒功中嶽

向曰替廢謁申於誠也言聖王之德不廢則脩禮於天神地祇以申其誠也將有事於泰山必先禮

中嶽以其處中而尊也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善曰言不發脩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太山以

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齊曰章明也至

尊天子也浸潤也黎元百姓也善曰黎元已見上皇皇哉斯事善本斯作此兼無事字天下之

壯觀王者之不善本作卒字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翰曰

皇皇大也不亦大也貶輕也善曰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本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也而後因雜

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善本從火日月之末光絕炎

熿以展案錯指事炎銑曰摺紳先生謂經儒之人也略教絕遠

行其教術使得天子之惠如日月之光遠照也以展其官司以致其事業漢書音義曰案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

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善曰錯于故切猶兼正列其義袂夫飾厥文作

春秋一藝將龍襲善本六為七攄之無善本作窮窮翰曰春秋

之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欽叙即文辭作述此理以為一經將繼六經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黃炎欲使諸儒著書也藝經也龍襲繼也

攄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服虔曰舊

為六經漢欲七經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

善本作蜚字英聲騰茂實良曰使騰傳也言使萬世之後激揚大漢之餘波傳茂實之德也善曰蜚古飛

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向曰

也鴻大也言古先聖帝明王所以長保大名為王者之首者用此道也宜命掌故悉奏其儀

而覽焉向曰掌故謂掌禮樂之故事者也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天子

沛善本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誠善本哉銑曰沛然溫潤貌俞然也

朕我也言我誠往哉將然封禪之議張揖曰係感動之意也許皆切善曰或為沛乃遷思迴慮摠

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向曰摠納詩大澤之溥廣

符瑞之富翰曰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溥謂自我

義曰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溥謂自我

義曰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溥謂自我

義曰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溥謂自我

義曰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溥謂自我

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向曰天子之德如天覆萬物雲行天油油下也油油雲行貌漢書音義曰油油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齊曰壤土也游作也謂風游雨時可行其農作也善

滋液滲禁澆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畜良曰雨露滋液潤

非唯徧之我祀布護之非唯雨之又潤澤之善本作

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善本作

名山顯位望君之來濟曰名山泰山也言此山禮明神之位

君孚君孚侯不邁哉良曰

之獸樂我君囿善本作

白

質黑章其儀可嘉翰曰般般雜色貌樂游也是時有瑞獸

能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去聲協韻向曰收收明貌穆穆美

塗靡從天瑞之徵示明君之徵也文穎曰其道無從地應蓋天瑞以

於舜虞氏以興濟曰言此獸於舜亦見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

帝用享祉良曰濯濯游貌武帝元符元

馳我君輿善本作

未曾善本作

有向曰二代謂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句

未曾善本作

時有黃龍見也宛宛龍貌又穎曰起至德而見也善曰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采色炫縣曜善本從火煥

炳輝胡煌向曰龍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

云受命所乘鏡曰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也

當改爲土故云受命所乘也文類曰陽明也如淳曰書傳揆其比厥

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厥

之有章不必諄諄示之祥瑞不必衆言以美其道也諄諄衆

言也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

言也善曰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曰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不依類託寓喻以封巒翰曰言依祥瑞之類託

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

上下相發允答聖主之德兢兢翼翼向曰披覽藝文

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會鏡曰上下謂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發

意信欲答天子之德而天子猶兢兢而懼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

平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故曰於音烏良曰美興必慮

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襄安必思危向曰此言天子能致和平尚猶恭懼此與而慮衰

危存不安而思危也善曰太公陰謀祀之書曰安不忘

忘亡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格典

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向曰祗敬也濟曰假大也大典謂

政治有所闕遺言武帝亦然也徐廣曰假大也善曰湯武雖居至

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

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

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違上帝是祗

劇秦美新一首

弁序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

楊子雲

翰曰劇甚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爲皇帝國號

新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

已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之美將悅莽

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善曰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

不能辟戟丹墀元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頤性全真

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

朴方之仲丘

斯爲過矣

諸吏

良曰謂諸官也此雄自稱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

中散大夫

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銑曰謂

臣雄經

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惠

善本作

拔擢倫比與

羣賢竝位

善本無位字

愧無以稱職

濟曰渥澤惠恩比類也言

蒙澤恩授於倫類與羣臣

並位自愧無才以當職事也稱當也

臣伏惟陛下

善本有以字

至聖之德龍興

登庸欽明尚古

翰曰庸用也欽敬也尚庶幾也言敬明之德庶幾於古道

作

民父母為天下主

善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

執粹精

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

兼竝神明

良曰參台也言明德方於天厚德比於地如更有一地神明已見頡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

延年曲水詩序

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

善曰開闢已見西征賦

罔極向曰新德謂

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

善本無文字

一篇以彰漢

氏之休臣嘗

善本作常字

有顛胸

縣

病恐一旦先犬馬填

溝壑

銑曰顛胸謂風疾也犬馬雄自謙賤比於莽所乘玩之犬馬也言有疾病恐一朝先於犬馬而死填於溝壑

國語注曰眩惑也胸與眩古字通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責躬詩

所懷不章長恨黃泉

濟曰章見

也善曰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敢竭肝膽寫腹

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

極思也

向曰究盡也

善曰萬分之一已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臣雄稽首再拜以

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

許

眴眴

天地形未開之時混沌不分也

善曰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眴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睢眴見景福殿賦

而萌或黃而牙

良曰玄天也黃地也言其色蒙籠始生萌芽善曰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芽也

張儀呂不韋 **馳騫起翦恬賁** 之用兵 翰曰馳驅白起王翦蒙恬王賁以為將故云用兵也 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接鄢郢又曰楚王翦攻趙援之翦子賁破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 刻

滅古文刮 古語燒書 善曰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 **施禮崩樂塗民耳目** 銑曰施廢塗 **遂欲派唐漂虞滌殺湯** 善曰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

周 善曰流漂條蕩並謂除去其禮法 **難然** **除仲丘之篇籍** 善曰流漂條蕩並謂除去其禮法

自勒功 善本作 業 翰曰難燒也勒記也 **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

秦紀 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 **是以著儒**

碩老抱其書而遠遜 良曰者舊碩大也大禮官博士老謂老儒也遜逃也 **禮官博士**

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 七 獷 猛 古

而不臻 銑曰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獷大獸人者也 善曰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大獸人也又曰

廣大不可親附也 甘露嘉醴景曜浸 潭 淫 之瑞潛 濟曰此

狄鬼信之妖發 向曰第妖星也雲落也始皇時彗星見又有星落於東郡巨狄大人也言有大人長五丈

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 平聲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

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 銑曰

夫能貞而明之者窮 銑曰窮極皆多也回邪也言帝

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 王貞明者多祥瑞邪而暗昧者

多妖愆也 善曰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感格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愆競集也味或為蔑 上覽古在昔

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 向曰覽古者憑仁義而之理何有為壞廢之道而能全乎言必無全者也徹猶廢也此亦微有意言漢有仁義之德尚缺矣 善曰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 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

桀紂 翰曰若頰也有談人君威暴侮亂者則必比跡於桀紂之王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夏桀殷紂也尚

況盡評 信善本 婦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

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 良曰言除婦前聖之書專用已之私以為酷暴安能享福久遠者乎

龍騰豐沛奮迅宛 葉音攝向曰奮迅成武貴宛葉地沛滅秦道

自武關與項 善本有 勳力咸陽 銑曰項羽也言與項羽勳力

跡三秦 善曰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陳三秦易并之計漢王聽信策 克項山

東而帝天下 善曰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攝秦政慘酷

尤煩者應時而蠲 古立反濟曰尤甚蠲除也 善曰蠲除也矣與父老約法三 始 善本作 儒林形 善本作 辟歷紀圖典

之用稍增焉 向曰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形法也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興焉 善曰歷紀歷數綱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 良曰言餘近項羽爵起之號雖知其違於古道不便於人而猶因而襲之未能盡除絕也 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

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玉綱弛而未 傳曰襲猶因也

張 濟曰典則弛廢也 善曰為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 道極數殫闇忽不還 銑

命上帝還資后土願懷 向曰上帝天也后土地也言秦為酷暴漢興稍寬其猶未能至治道

漢道已極歷數窮盡闇昧忽亂道散不還 善曰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

逮至大新受

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

漢道已極歷數窮盡闇昧忽亂道散不還

逮至大新受

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

漢道已極歷數窮盡闇昧忽亂道散不還

逮至大新受

極數盡朴散不還故大新受命上天還祥以為資助地祇眷顧而懷之善曰大新王莽也已見西征賦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顧養而懷歸言天也

立符靈契黃瑞涌出地符契祥瑞皆見於時也善曰立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子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列焉涌出而

瑞必勃泐善本湑音庭良曰言祥川派海濘音庭良曰言祥

雲動風偃霧集雨散善曰言眾誕彌八圻善本上陳天庭濟曰誕大彌廣也八圻八方也言雲行雨施萬國從化如風偃草霧露潤集布散天下大廣於

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向曰震動明德之聲天下所仰

窮寵極崇向曰若順也窮寵極崇謂至尊之位也善曰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與天剖神

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銑曰剖分也言創治下人規萬世也善曰分天之

事翰曰奇大卓異變化之應天地之間亦屢出焉偉大也儻謂卓異也譎能謂變化之速也善曰言眾瑞所以威臻者田能祭天

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

十有八章向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示符瑞異物殊怪之事於天下四十八章謂錄之為書如篇章然也善曰漢

室善本其疇離之良曰登上格至穹天鋪布衍廣疇離治也言美聲上至皇天廣布天下非新室其誰能

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

斯蔑矣銑曰湯有白鳩丹鳥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地之應比之於此為輕蔑也善曰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素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天子發渡河中流火沫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巳見封禪書漢書

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地當徑受命甚易格來甚勤翰曰高祖杖劍斬地分為兩道開也

勤多也言祥瑞來現甚多也善曰格至也言昔帝績管皇

王善本又有績帝二字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已

豈如善本作知字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向曰

也踵追也昔者五帝繼跡三皇三王繼跡五帝皆隨前事追於古道

而舜則無為而治殷因於夏禮法有所損益其後紂乃亡之豈如新

室委積意思垂拱治事也善曰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委亦積也旁作穆

穆明亦善本作且字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善曰言

銑曰穆穆美也言莽勤勤懇懇整治非秦皇自用心驕逸善曰言

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非故欲勤修德改

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

懇懇則覺德不愷良曰前人謂先王也若不勤勤則前王不覺悟也愷和也善曰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

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

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翔

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翰曰

祕書之府良曰胤嗣紹繼也言禮樂法制有所失絕者皆繼懿

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善本

炳煥作煥昭耀靡不宣臻翰曰懿美也律謂正時月之節者量斗斛也金科玉條法令也神卦靈兆卜筮也言

此諸事於國政之要皆美而正之均而平之崇而行之古文前典盡

發而明之炳煥昭耀明德也言如此明德宣之無所不至臻至也

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王貴之也

式善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宣徧也臻至也式

軫軒旂旗以示之向曰式用也軫軒車也旂旗名也車服

曰莽立大夫御車服蔽冕各有差軫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

七車不得有飛軫鄭立曰如今憲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

衮冕以昭之

濟曰以衣服昭其等差 善曰言制服有差亦明 貴賤也尚書曰黼黻絺繡周禮曰公之服自衮冕

而正嫁娶送終以尊之

良曰正天下吉凶之禮以知人之 次序 善曰漢書曰莽請考論五

經定親九族淑賢以穆之

翰曰淑美穆和也 善曰漢書莽 詔曰姚嬀陳田王子之同族也尚

書曰悖序九族五姓 世世復無有所與

夫改定神祇上儀也

良曰改定祭神祇 之禮使得其中

善曰漢書曰 莽奏定南郊

欽脩百祀咸秩也

銑曰欽敬咸皆秩序也 謂敬 脩百祀皆得次序也 善曰

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 召誥曰祀于新邑或秩無文

明堂辟雍

善本作明堂 雍臺四字

也 九廟長壽極孝也

銑曰 天子 善曰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 之所

七廟莽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為文母稷食之 堂 善曰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壞壞孝元廟獨置孝元廟 故殿以為文母稷食 堂既成名曰長壽宮

制成六經洪業也

翰曰洪大也 善曰 漢書莽奏立樂經然

經有五而又立 樂故云六經也

北懷單于廣德也

濟曰懷來也單于匈奴也 善曰漢書曰莽重賂匈奴

使上書募從聖 制以詔曜太后

若復五爵度三壤

向曰若順也五爵公侯伯 子男也壤田也言民田而

三等之給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若頂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禮 五等地四等臣請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王分土惟

三經井田

良曰經營也井謂田之畝數管而均之 善曰漢書曰 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

餘田與九族周 禮曰九夫為井

免人役

善曰漢書曰莽令更名天下 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也

方南刑

良曰方比也甫刑尚書篇名言制刑法以比之 善曰漢書曰 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為甫侯

馬法

良曰匡正也司馬法兵革之事將正而行也 善曰馬法司 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革車一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左太

沖詠恢崇祗庸樂德懿和之風

翰曰恢大祗敬庸用樂 盛懿美也崇賢良敬而

用之此盛德美和之風也 善曰周禮曰以樂 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爾雅曰懿樂美也

廣彼摯紳講

善曰漢書曰 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山上疏曰古 者工誦箴諫誓誦詩士傳言諫過也

習言諫箴誦之塗

向曰摯紳儒生也言廣用儒生講習經義 以為箴規諷誦之道也塗道也 善曰摯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

善曰振鷺鴻鸞皆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多也漸進 之黨漸階也 善曰振鷺鴻鸞喻賢人也毛詩曰振鷺于飛于

之黨漸階

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 斯容易曰鴻漸于陸 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

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

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 斯容易曰鴻漸于陸

積

善本作鞫字翰曰俾使緒業也布濩分散貌衍廣也韞積藏也言使前古聖帝之業分散流廣興行於時而不藏也善曰鞫

鞫

已見上積與鞫古字通音讀

郁郁乎煥哉

善曰論語曰郁郁乎煥哉盛美之言也

聖德信能允

塞鬼神之望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

良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其等差也罔無夷平也善曰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

姦宄寇賊罔不振

威尚書曰無不振懼威德善曰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

裔

向曰黃帝少典之子也著盛也黃帝虞舜之先祖善曰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子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媯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

帝典

闕者以善本作補王綱弛者既善本作張炳炳煒煒

厥被

麟善本作豈不懿哉善曰麟麟光明也與麟古字同用

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

而述善本作術字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善曰言

荒濯沐

銑曰被及仁風霑濡淳化者則帝都且深矣沈潛深也良曰甸內謂近都邑也而洽謂被霑風也侯衛要荒遠服也屬深霑也揭淺霑也濯沐微霑也近者深遠者漸淺也善曰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屬揭已見上

而述

術字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善曰言

前典巡四民迄四嶽

文迄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禮巡省四方之人問百年考農務至于四嶽申宗祀之儀善曰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

增封泰山廣

善本無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向曰典常也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玉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

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也言自古有受命為君者四方未寧營營不暇惜日不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溥

海通瀆之神咸

海通瀆之神咸

言自古有受命為君者四方未寧營營不暇惜日不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溥

海通瀆之神咸

海通瀆之神咸

言自古有受命為君者四方未寧營營不暇惜日不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溥

海通瀆之神咸

海通瀆之神咸

言自古有受命為君者四方未寧營營不暇惜日不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溥

海通瀆之神咸

海通瀆之神咸

言自古有受命為君者四方未寧營營不暇惜日不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設壇場望善本有受字命之臻焉向曰堂堂盛貌丁當厥其也銑曰高山深海四瀆之神皆

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至淳深也受命謂莽也臻至也善曰言莽既受命故岳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齊

景公曰將去此堂善本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向善本無

嚮字善本無喁喁恭如也翰曰企舉踵足也回面內向謂順服於君

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善本無帝者雖勤讓善本無

烏可以已乎翰曰帝者謂莽也惡辭也已止也言天下傾心帝

可止也善曰何休公宣命賢哲口作善本有典一篇奮善

字善本有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摘之罔極良曰宣作帝典一

舜之典合三篇以為一書襲行於時以示來世舒於臣下之心使無

極也摘舒奮振罔無也善曰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

而成三典也善曰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齊曰令萬世之

謂堯典舜典善曰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臭許馨香香含又馨香香含

甘實向曰今天下常臭聞馨香之譽含甘美之實德鏡純粹之

至精聆清和之正聲翰曰鏡鑒也聆聽也言天下謂謠清和

也則百工伊凝庶績越熙善本亦庶績咸喜銑曰工官伊

善曰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善本亦庶績咸喜銑曰工官伊

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善本亦庶績咸喜銑曰工官伊

荷天道之亨通統其地理以助君之安人也地為臣道提統也釐理

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

效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良曰言封禪感事此天

典引一首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

班孟堅翰曰典者堯典也漢為堯後故班生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

郤善本作萌等召詣雲龍門翰曰謂帝召固等六人詣此

達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郎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賈

門官者向曰小黃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邪銑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史司馬遷臣

等對曰善本無等此贊賈誼過秦篇向曰司馬遷秦始

明秦事此篇以言善本作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

佐翰曰僅劣也言若劣得中庸之人以秦之社稷未宜絕也

此言非是翰曰固對此贊以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

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善本有將見問臣具對素聞

知狀銑曰固已有此對天子召入更問之固終奏聞此論為詔

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

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

貶損當世非誼士也良曰帝言司馬遷以陷刑故乃反微司

馬相如洿行無節濟曰謂私但有浮華之詞不周

於用向曰周至於疾病而遺忠翰曰謂將死之時述天主

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

也至是賢遷遠矣銑曰言相如此臣固常伏刻誦

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善本作緣事斷義動有

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良曰刻治也聖

謂脩春秋褒貶之事義士之論也因史見意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

畢力竭情昊天罔極翰曰被學謂為學官也最舊言久也

如天之無極臣固頓首善本又有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

典揚雄美新典而無善本不作實向曰惟思然皆游揚

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

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自才朽不及前人至觀

此一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

萬分之一濟曰雍容美也言不足以言天子美猶樂善本無

啓發憤懣善本作覺悟善本蒙銑曰樂謂樂光揚大漢

軼聲前世善本作代字良曰軼過也言光揚

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因煜煜於云反翰曰太極混

兩儀天地也烟煜天地之氣蔡邕曰易太有沈而奧有浮

而清向曰奧深也言混沌氣有重濁而沈深為地有浮輕而清明

濁者為地浮而清者為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銑曰沈浮之氣相交雜

蔡邕曰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外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

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

地肇命民主五德初起王以五行相承乃初起是法也

蔡邕曰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

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

于草昧互混之中翰曰天地初開至理無名之君則同經于

草昧混猶溷濁踰繩越契寂寥而亡無詔者系不得而綴

也翰曰踰越常理寂寥無言而後世之君系之不連綴也詔言也

得綴連也蔡邕曰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漠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

吳皇初之首上哉復乎其書猶可善本無得而脩

也向曰其有名氏號令之君紹繼天下開治萬物者莫不始於太昊

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善本作亞斯之世代字通變神化函

光而未曜翰曰亞次也言次此太昊已上變通神化其光不見則難可知也若夫上稽乾

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阜綽善本作者

莫崇乎陶唐銑曰稽考乾天降下也龍翼謂龍飛也炳明卓高綽寬冠首也陶唐堯也言上考天道則下承龍飛

利物之道則明著於典謨以為百王之首高大寬遠者莫崇於堯也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

春秋合誠圖曰善本亦有虞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

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

功元首將授漢劉翰曰堯位不授其子禪舜亦不授其子而讓禹稷契佐治能廣堯事夏氏之後遠

成湯之業湯復遠成武王之祚夏殷周悉有至德股肱備也則堯之

道廣知舜禹聖賢之資以至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將授漢命以為

天子也熙廣載事越遠也元首謂堯也蔡邕曰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王四臣已備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

援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

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襄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

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隱叔奔晉

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二

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文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元龍之

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彛倫斁而舊章缺向曰

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也言使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亢龍悔窮之

災日月暗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漢能脩之

易云元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懸象恒文日月星也彛常倫理

斁敗也舊章古書也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立宜也韋昭

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元龍有悔窮之災也善曰懸象

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故先命立聖使綴學立制銑曰言

善本亦

通變神化函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善本亦

作神 **明之式** 善本有也字向日古道既備 **雖白** 善本無 **夔衡旦密**

勿之輔比茲 茲字 **福矣** 且謂周公也密勿僂也福小也

言古道之興皆由孔子神明之法也雖卑陶之徒龜僂同心為之輔 **是以高光二聖辰** 善本作 **居其域**

阿衡周旦也密勿已見 **時至** 善本有德也

翰曰高祖光武二君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氣動乃龍見淵躍** 潛而見天下文明而人利見之似龍躍於

淵自試欲飛之意也易曰卦九四云或躍在淵 **拊翼而未舉則**

淵自試也 **威靈紛紜** 飛也紛紜盛多貌 **海內雲蒸雷動電燿** 必搖

曰威德振動 **胡縊** 一 **莽分上** 善本 **不涖甘誅** 向曰高光二

也標飛也 **莽分上** 作尚 **不涖甘誅** 聖威靈之盛

故胡亥死而王莽誅分散謂身首相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殺之者

皆已自誅縊而死涖臨也 **羣后正** 善本

誅天之所為先除也 **然後欽若上下恭輯** 善本作

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

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兵從宣正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

幽掠燒作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眾兵上臺

商人杜吳殺莽 **羣后正** 善本

軍人裂莽尸 **然後欽若上下恭輯** 善本作

位度宗 向曰欽敬若順也敬順天地之義集其諸侯正位而就其

曰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 **有于**

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 **德不怠嗣** 善本無 **淵穆之讓** 善本

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之列此深美之讓也淵深穆美也

蔡邕曰淵穆深美之辭也 **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

韋昭曰古 **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 勉也言二聖取天下無

蓄蘊皆積也言漢德之盛如火炎上有其光明孔子垂詩書禮樂以助相於時大陳王道亦如輔佐漢室矣禮樂既盛故三蘊也 蔡邕曰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 善曰尚書曰火洋洋乎若德曰炎上孔佐即孔聖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 洋洋乎若德曰若順也 帝者之上儀誥誓言所不及已 濟曰誥誓謂尚儀則尚書之所載亦不及也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士

可探也 善曰探可探也洪大纖細也蹟幽深也 蔡邕曰洪大也纖細也 善曰探可探也 竝開迹於一簣 善本作 同受侯甸之所

服弈世勤民以方伯統牧 翰曰湯及文王累世所字 服弈世勤民以方伯統牧 開迹自於卑微如起

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 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 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

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 威用討不敬也弧弓也黃鉞

至于參三五華夏京遷鎬 良曰周后稷至公劉也至太王為戎狄所倡遷于歧二也又居鎬三也殷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也天子所居曰華夏京大也鎬地名 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朝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 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 遂自北面

虎螭其師革滅天邑 濟曰湯武王自北面臣位用虎螭之也言其兵猛如虎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 蔡邕曰天邑天子邑也 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曰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龍如豺如狼徐廣曰此奇 是故誼士

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 銑曰湯君故古今義士以為華薄之舉不為敦厚之道也孔子聽武王樂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延改季子聘魯觀湯樂見舞大護曰聖人之引

金飾鉞也韋顧黎崇皆國名也皆不敬天子之命湯文奉命征之恪敬也 蔡邕曰韋豕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也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龍黎 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

也 至於參三五華夏京遷鎬 良曰周后稷至公劉也至太王為戎狄所倡遷于歧二也又居鎬三也殷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也天子所居曰華夏京大也鎬地名 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朝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 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 遂自北面

虎螭其師革滅天邑 濟曰湯武王自北面臣位用虎螭之也言其兵猛如虎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 蔡邕曰天邑天子邑也 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曰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龍如豺如狼徐廣曰此奇 是故誼士

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 銑曰湯君故古今義士以為華薄之舉不為敦厚之道也孔子聽武王樂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延改季子聘魯觀湯樂見舞大護曰聖人之引

樂也而猶有慙德皆以臣伐君也不其然與猶豈不如此 蔡邕曰

武周樂也讚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

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取於始伐也豈不然乎 善曰左氏傳臧

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 示猶於鳥 穆猗那翕純皦 皦

于維邑義士猶或非之 示猶於鳥 穆猗那翕純皦 皦

亦翰曰此商頌周頌美殷周用樂於宗廟之中也商頌云猗與那與

周頌云於穆清廟孔子曰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於穆猗那皆美也翕純皦繹盛明之貌皆謂大也 蔡邕曰周頌曰

如也 以崇嚴祖老 殷薦宗配帝 尊帝天也言所以崇敬

祖考厚進馨香尊配享於上天也 善曰發祥流慶對越天

地者 濟曰越於也 蔡邕曰對答也 善曰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

不克自神明哉 向曰寫長奔盛克能也自猶言也言所以長

柔光曜流行貌 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

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 誕略

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即而不渝 善本有耳字 銑曰誕大

明渝變也言大略有古之常道審言行於禮樂篇籍光其文藻明而

不變 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明

而不變言 無殊功也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沂測其源乃

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向曰矧况也沂上也况我大漢以

育舜禹而作為殷周矣謂舜禹堯臣也契湯之先祖亦事堯也稷周

之祖亦堯臣也故如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也甄陶謂以土

燒器也 蔡邕曰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 然後宣二

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 良曰二祖謂高祖光武也重光

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也緝熙明德相繼四宗謂文帝為太

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

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 善曰

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上文 神靈日照

光被六幽 向固言天子神靈如日照天下也六幽謂天地四方

被四表格 仁風翔于 善本作 海表威靈行乎鬼區 鏡

區方也鬼方蠻夷遠國也 蔡邕曰鬼區絕遠之區也 善曰尚書

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傳曰

鬼方遠善本作 亡無 回而不泯微胡瑣善本作 而

不頤濟曰邪惡者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無不安而養之愚惡 故

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良曰三才天地人

也言明定三才明成其功非堯不能興也蔡邕曰言明定天地人

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周易曰

易有天道焉有地道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

焉兼三才而兩之厥道 政教流訓於下也言布脩古者闕遺之策使聞於天下政教

流訓於時則非漢德不弘其道也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

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傳曰文王之德明明

在天天下謂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也向曰經緯猶政治

天之下也使其出入躔次不失其道 蔡邕曰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

其期云胸眺側匿盈縮之異也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

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外運渾元內靈沾毫 善本作 芒

地絃宇宙而章三光也濟曰外則運行造化之氣內則渾元造化之氣

芒物之微細也善曰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象

言巨細咸彼也 性類脩善本作 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銑曰

也品物謂萬物也亨通也言物得所咸哉自王家帝世德臣

其已久矣善曰易曰品物咸亨 盛哉自王家帝世德臣

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堯繼世也 翰

曰德臣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也功君謂有功之君也百王謂

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名鏡照于宇宙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

王無與敵者元敵也善曰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 乃始虔鞏

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勞謙兢兢業業 成抑定不敢論制作向曰虔敬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銑曰

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善曰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也改正朔易服色

祖宗之髡髽雖云優慎無乃蕙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斂人善本而進曰向曰言禮官既不能傳述帝道三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也三事三公也察官斂皆也蔡邕曰慎而無禮則蕙善曰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三事岳牧已見上

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向曰高祖偃蹈宗軌銑曰俯宗武帝封禪躬奉天經良曰孝者天地之經言天子身行孝道之軌則也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

睦辨章之化洽翰曰醇厚九族和睦上下辨析章服其化已洽矣善曰尚書曰醇厚敘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祖頰反濟下眾庶之人懷安鰥寡之徒其惠浹也浹洽也蔡邕曰懷安也保養也善曰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人惠

燔扶瘞懸善本作沈肅祗羣神之禮備鮮鰥寡縣字

此言祭天地山川也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也肅祗皆敬也善曰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川曰浮沈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銑曰來儀鳳也言常鳥之族集於闕下曰觀皆闕也蔡邕曰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

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良曰肉角麟也乃與常獸之類順於外囿之中馴順也毛謂獸也養獸之處曰囿蔡邕曰視明禮脩則麒麟來應善曰廣雅曰麒麟狼選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擾緇文皓質於郊翰曰擾游緇黑皓白也郭外曰郊此謂騶則白虎擾外黃輝采鱗於沼濟曰此謂黃龍也天子有善曰騶虞也外黃輝采鱗於沼蔡邕曰思睿信立聽德知正則黃龍見善曰

甘露宵零於豐草銑曰宵夜豐曰禮記曰龜龍在宮沼甘露宵零於豐草盛也蔡邕曰德至天則甘露降善曰

三足軒翥於茂樹向曰三足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鳥也軒飛貌翥飛也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善曰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有朝夕坰牧良

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有朝夕坰牧良

圖謀皆圖書之類也言祥瑞朝夕見於坰牧也
林外曰坰郊外曰牧 蔡邕曰天子寰內也

日月邦畿卓
帝都也洋溢言多 昔周 善本無 姬有素雉朱鳥玄鉅黃

也 要荒遠國也 善本無 姬有素雉朱鳥玄鉅黃

葵 莫之事耳 向曰昔周成之時有白雉赤 鳥之瑞黑黍黃麥之

見東都主人朱鳥火流為鳥也 已見上毛詩曰 善曰素雉白雉也 已

杯爾雅曰秬黑黍也 韓詩外傳曰貽我嘉葵薛 君曰葵大麥也 君

臣動色左右相趨 銑曰謂周之君曰喜 悅其 濟濟翼翼

岷岷如也 向曰皆盛多貌也 善曰濟濟 蓋用昭明夤

畏承聿懷之福 濟曰夤敬聿脩懷安也 言嘉北瑞者蓋用昭 亦以寵靈文

安於兆人以成多福故作封禪 蔡邕曰毛詩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善曰尚書曰嚴夔寅畏 曰 亦以寵靈文

武貽宴 善本作 後昆覆以懿鑠 良曰 又益神靈於文武二 德也 寵益貽遺宴安昆嗣懿美鑠盛也 善曰 左氏傳遠啓疆曰辱 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尚書曰垂裕後昆

豈其為身專 善本專字上 辭也 向曰成 王所以封禪者豈

若然受之亦宜勤恁 深旅力以充厥道 向 光祖考 若如此受命之事漢亦宜勤思陳力以受封禪之事以充 旅陳也 啓恭館

之金滕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 向曰啓開也恭館 滕周公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書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東序

東廂也祕寶則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進之 以流傳其占也 蔡邕曰恭館宗廟金滕之所 在東序牆也尚書曰

顛頊河圖維書在東序流演也 維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 之驗 夫圖書晁章天哲也 翰曰晁信 章明哲智也言圖書

道也 蔡邕曰晁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 者所以示信天命以明賢哲之

書至信至明而出天賜之使視而行之 孔 先命聖孛也

濟曰孔子之道先王教命聖人信而行之也 孔謂孔子也 體行德

本正性也 蔡邕曰體行正性習堯 逢吉于辰景命也

良曰丁當也景明也言逢其吉瑞當於嘉辰景王者之 順命以

明命也 蔡邕曰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 大命也

創制 銑曰順天命以創立封禪之制 蔡邕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 因定以和神 因天

下治定以和鬼神以事封禪 蔡邕曰治定作樂以和人神 蒼三靈之蕃 頌社展放唐之

明文 翰曰封禪者所以答天地人之多福廣帝堯之明德矣三靈

人也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尚書 旋機鈐曰述堯治世放唐之文 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

於聖心 向曰此事體大而信寤寐之間次在天子之聖心也 善

也大戴禮曰神明 瞻前顧後 善本無 豈茂清廟憚勅天

自得聖心備矣 命字 乎 翰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廟

清廟祖考廟也憚難物告也 蔡邕曰茂慙也 伊考自遂古

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 向曰伊惟也遂古上古

謂漢也自古作封禪者七十二君今漢有二是七十四人也 蔡邕

曰戾至也 善曰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古封禪者七十二君

今又加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慶 善本作 而遺章 銑

之二漢 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假勒素牒無力慶之瑞亦妄遺跡

於書傳俾使罔無光大也章謂書傳也 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火

下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 之 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 今有 善本作 如台 始 而獨闕

也 良曰自封禪之君豈有如我天子之德者我安可獨闕於 是時

聖上固已 善本作 垂精游神苞舉藝文 翰曰將脩 屢

訪羣儒俞 善本作 咨故老 翰曰訪問也俞然也咨謀也言

問以 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 善本作 臻焉 向曰斟酌飲也餉覈

善本作 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食也言與羣儒故老

求道德之深源尋仁義之林藪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食以求其醉

飽也餉肉也覈木實也臻至也 蔡邕曰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

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

者之大慮以知吉也蔡邕曰謹當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十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脩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也**將伴**蒲萌切善本伴作經**萬嗣揚洪輝奮景炎**翰曰伴使洪景明炎盛也言將使萬世揚漢德之大光振大漢之明盛也**扇遺**蔡邕曰揚奮皆振布之意也善曰緝便也緝與拊古字通

風播芳烈良曰扇動揚布烈業也**久而逾**善本作愈字**新用而不竭**日

德利於人而人不厭故雖久而逾新也其德遠故不竭也**汪汪乎丕天之太律其疇**

能巨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濟曰汪汪深廣貌丕大律法疇誰巨終也言其

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立大法其誰能知其深極之理言不可測也良曰唐堯皇大也再言之美之甚也**蔡邕曰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八



110X
505
31